

清一余 诚 编一吕 莺 校注

古文释义

(下册)

名典名选丛书

海外借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出版社

名典
名选
丛书

古文释义

(下册)

〔清〕余诚编

吕莺校注

普及类古籍整理
图书专项资助项目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出版社

西汉文

公元前202年，刘邦灭秦建立汉朝。公元8年，外戚王莽代汉称帝，改国号新。公元25年，汉宗室刘秀重建汉朝，缘此，公元前202年至公元8年，中国历史将此称为西汉。此间的古文著作统称西汉文。

入关告谕 高帝

高帝，即汉高祖刘邦（公元前256年至前195年）。字季，沛（今江苏沛县）人。西汉王朝的建立者。

本文写于公元前206年，是刘邦与项羽领导的起义军推翻秦朝统治后，刘邦入关时的“约法三章”。旨在废除秦的严刑苛法，安抚民众。

父老苦秦苛法久矣！父老一句直冒下文。此句开口便说着痛处。诽谤者，族^①；偶语者，弃市^②。此二句举秦苛法之最甚者。此一段言民苦秦苛法，以见其当除。吾与诸侯约：先入关者，王之^③。吾当王关中。此三句言所以得除秦苛法之故。与父老约法三章耳：简尽。杀人者，死；伤人及盗，抵罪^④。此二句亦是秦法，不可去者。余悉除去秦法，高帝得人心处在此，说得坦荡。吏民皆安堵如故^⑤。此一段言与秦民相关切，而三章之外苛法悉除，以安吏民。凡吾所以来，为父兄除

害，结上除秦法。非有所侵暴，结上“安堵”。毋恐。此一段表入关之意以收上文。且吾所以军霸上，以下兼及还军霸上意，更觉周详婉曲。待诸侯至而定要束耳^⑥。此一段更表还军霸上意，作结。

〔诚评〕当民生迫促之时，而使之游于宽厚之宇，人心哪得不归向耶！况又字字剖心沥胆，语语刺骨入情，复具言有尽而意无穷之致。允堪与古帝王《典谟训诰》并峙天壤。唐荆川谓此不但四百年帝业所基，实一代文章之本，良然。

注释：

①诽谤：指责别人的过错或短处。诽，指背地里议论、嘀咕；谤，一般指公开地指责。族：灭族。古代的一种刑罚，一人有罪，灭三族或九族。

②偶语：相对私语。弃市：斩首于市。

③王之：称王。

④抵罪：抵偿罪过。按情节轻重处罚。

⑤安堵：此指让人民像平时那样安居。故：过去。

⑥定：商定。要：盟约。

求贤诏 高帝

本文为汉高祖开国之初，在全国范围内征求贤才的一道诏令。发于高祖十一年。

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，伯者莫高于齐桓^①，此二句起得古雅。皆待贤人而成名。重看贤人。今天下贤者智能，高招贤士于古人之上，眼界笔力壁立千仞。岂特古之人乎^②？三句三折。患在人主不交故也，士奚由进^③？单责人主妙，顿挫绝佳。此一段言王伯皆待贤人以成名，而贤人非求不至。今吾以天之灵，先归功于天，自不可少。贤士大夫定有天下，以为一家^④。此二句极力归功贤人。欲其长久，即下“安利”意。世世奉宗庙亡绝也^⑤。贤人已与吾共平之矣，又作跌宕，承上启下。而不与我共安利之，可乎？归功贤人，略带反诘，妙。此句是本意。长久奉宗庙所以为“安利”。贤士大夫，有肯从我游者，吾能尊显之^⑥。亦所以成贤人之名，质实。上言“交”，此言“游”，有屈己友士口

角，不言能富贵而言尊显者，以见贤人非富贵所能动也，妙绝。布告天下，使明知朕意。此一段是诏贤者之词。御史大夫昌下相国，相国鄴侯下诸侯王，御史中执法下郡守^⑦。“御史大夫”至“郡守”是布告次序。其有意称明德者，“意称明德”四字是贤字实际。必身劝为之驾^⑧，勉之。遣诣相国府，署行义年^⑨。有而弗言，戒之，觉免^⑩。二字简劲无敌。年老癯病，勿遣^⑪。更于珍重中见体恤意，周详。此一段是诏令颁行次第及诏郡守之词。

[诚评] 初入关，除苛法以收拾人心，既平治，求遗贤以培植国本。两事俱极切要，两诏俱极真恳。而此诏期望殷勤，法制详细，且能流丽端庄，跌宕劲峭兼而有之。高帝之雄气伟略，始具足见矣。

首段引王、伯起，开局正大，次段归功贤人，立言有体。其曰“共安利”，是以求贤之故；其曰“尊显”，是安利贤者处。末段复于郡守，详加勉戒，一片做人至意，千载如见。

注释：

①莫：没有什么人。 周文：周文王。 伯：霸，春秋战国诸侯的盟主。 齐桓：齐桓公。春秋五霸之一。

②岂特：难道只是。

③奚由：从哪里。奚，哪里。

④以为一家：统一天下，好像一家。

⑤宗庙：此指国家。 亡绝：永远。亡，无。

⑥游：共事。治理朝政。 尊显：使……尊贵显达。

⑦御史大夫：汉行政高级长官，协助丞相处理国事。 昌：周昌，高祖功臣。 下：传达。 相国：丞相。 鄼侯：萧何。 御史中执法：次于御史大夫的官吏。 郡守：郡的行政长官。

⑧其：假使。 意：美名。 明德：美德。 为之驾：指出来做官。

⑨署：写。 行：事迹。 义：仪表容貌。 年：年龄。

⑩觉免：发觉后免去职务。

⑪癡（lóng）：泛指残疾。 遣：送。

恤民诏 文帝

文帝（公元前202年至前157年），高祖之子，即刘恒。吕后死后，周勃等平定诸吕之乱，刘恒以代王入为皇帝。

本文是汉文帝为解决因战乱造成的民食匮乏而下的一道诏令。此为元年三月诏书。

诏，诏书，皇帝的命令或文告。

方春和时^①，是感时。草木群生之物，“群生”反照下“鰥寡孤独”等字，妙绝。皆有以自乐。此二句是触物。季春发诏即借季春时物反形民说起，最有情致。而吾百姓鰥寡孤独穷困之人，“鰥寡孤独”下复着“穷困”二字，包括一切。或阡于死亡^②，折顿深警。而莫之省忧，深沉痛切。为民父母将何如？词婉而义严，含蓄蕴藉。其议所以振贷之^③。是后世屡为蠲租贷粟之基，结明主意。通篇俱是发明所以要恤之故，恤字正面只于结尾一点便住。

[诚评] 不过五十余字，而爱民无己之意昭然可睹，所谓仁义之人，其言蔼如者也。有君若此，何疑于蠲租贷粟，岁不绝书耶。至其命意选词尤有温柔和厚之致溢于言表，令人读之不忍释手。

此诏定振穷之令也。是年春，复有定养老之令一诏，与此并举，其诏词亦极简切。振穷养老皆仁政之大者，文帝即位而并举之，洵知急务矣。

注释：

①方：正是。

②阢（diàn）：靠近边缘欲坠的样子。

③振贷：赈济施舍。振同“赈”。贷，施舍。

赐南粤王赵佗书 文帝

南粤王赵佗（公元前？年至前137年），真定（今河北正定）人。秦时为南海郡龙川县令，后为南海尉，秦末兼并桂林、南海和象三郡，建立南粤国。汉高祖十一年（公元前196年）受封为南粤王，吕后时自称南粤武帝，发兵攻长沙边邑。文帝立二年，欲使南粤王削去帝号，称臣于汉，于是写下了此文。

本文写得谦恭得体，含危不露。

皇帝谨问南粤王，自称曰“皇帝”，称佗曰“南粤王”，便已削去“南武帝”三字。甚苦心劳意。此二句是存问，亦是微词。此一段先略叙寒温起。朕高皇帝侧室之子^①，叙所自生。极真极直，见非吕后子，以便下言诛诸吕。弃外奉北藩于代^②，是叙所分封。道理辽远，壅蔽朴愚^③，此二句是自谦。问讯后即以自谦。未尝致书。是叙疏阔。此一段叙代邸向未

通问之故。高皇帝弃群臣，孝惠帝即世，提过二帝不费词。高后自临事^④，不幸有疾，是为高后回护。日进不衰，以故諄乱乎治^⑤。托言有疾以致諄暴，为佗之见绝于汉自高后始也。出脱佗攻击长沙之罪。诸吕为变^⑥，故乱法不能独制，详叙家难。及取他姓子，为孝惠皇帝嗣^⑦。以取他姓子之罪归诸吕，不斥言高后也。赖宗庙之灵，功臣之力，诛之已毕^⑧。舍诸吕和少帝在内，叙次简净。朕以王侯吏不释之故，不得不立^⑨。以辞让不得凜然，谦而弥光。此一段叙即皇帝位来历，便有与天下更始意，周旋吕后。

今即位，三字见君臣之分已定。乃者闻王遣将军隆虑侯书^⑩，“乃者”紧接上“今”字说。“闻”字妙，不着迹。求亲昆弟，请罢长沙两将军^⑪。此二句是赵佗书中语。朕以王书，此四字最关情，便见意中有王。曰“王遣”、曰“王书”，口口声声呼王，总是欲去其帝号也。罢将军博阳侯，是允其书中所请者一。亲昆弟在真定者^⑫，已遣人存问，二句是允其书中所请者二。修治先人塚^⑬。是书中所未及者，亦无不曲体而加意。得此三事，便非以虚词文饰矣，字字有深意，此一段叙待佗之恩至厚。前者闻王发兵于边^⑭，“前者”二字是追叙语气，又用“闻”字，妙甚。为寇灾不止，当其时长沙苦之，南郡尤甚。虽王之国，庸独利乎？二句词婉意深。必多杀士卒，伤良将、吏，寡人之妻，孤人之子，独人父母^⑮，得一亡十，念及此上数语，所以不忍加诛，伏下“使贾驰谕”意。朕不忍为也。仁人之言。此一段叙佗寇边之失。朕欲

定地，控馭之意自在。犬牙相入者以問吏^⑯，吏曰：“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^⑰。”吏言一。朕不得擅變焉。以義論之，祖制既不可更。吏曰：“得王之地，不足以為大；得王之財，不足以為富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^⑱。”吏言二。以理言之，粵王又不足重，此一段兩引吏言，既出脫他人，又自占地步。松緩中却有嚴重，從吏言審度加處粵之方。雖然，一轉，方入正義。王之號為帝，“號為帝”三字是題眼。兩帝並立，亡一乘之使^⑲，以通其道，是爭也；爭而不讓，應前“不得而立”。仁者不為也。“兩帝”數語不直斥佗，大有含蓄。此一段叙出令去帝號本意，不直令只說爭不可為，妙。願與王分棄前患，回顧前“高后諱暴、趙佗發兵為寇災”。終今以來^⑳，通使如故。回顧前“高帝、惠帝”。故使賈馳諭^㉑，點出使者之名來。告王朕意，王亦受之，言下毅然難犯。毋為寇災矣。回應前者處。此一段叙所以遣使賜書之故。上褚五十衣，中褚三十衣，下褚二十衣遺王^㉒，願王聽樂娛憂，應“苦心勞意”。存問鄰國^㉓。應“寇長沙”。此一段叙及所賜之物并照應通篇作線。

[誠評] 遣使賜書，無非欲南粵王削去帝號，而通篇未嘗實寫一“欲去”字面，即“帝號”二字，亦只於後幅僅僅一見。然細玩通篇，却無一字一句不是欲去帝號意，妙在含而不露，吞吐間耐人尋味；更妙在立言有體，和婉中自具筆挾風霜之義，能使人不得不心悅誠服。較之興兵誅討，尤有甚焉者。

词今之善，莫此为最，尹起莘曰：“一纸贤于十万师远矣。”
洵不诬哉。

文帝之所以服佗者，非仅在于辞令也。其为佗亲塚在真定者置守邑，岁时奉祀，召其昆弟厚赐之，实能以德怀柔。而此书又复推诚相与，谦卑逊顺，略无矜夸纲鉴。佗恐，下令国中曰：“两雄不俱立，两贤不并世，汉皇帝，贤天子也，今去帝制，愿长为藩臣奉贡职。”其感化讵不深欤？

注释：

①高帝：汉高祖刘邦。侧室之子：文帝自称。因其为高帝宠妃薄妃生，故云。

②弃外：封之于外。北藩：代地在北，故曰北藩。高祖十一年冬，文帝破陈豨，自称代王。

③道理：道路。壅蔽：同“雍蔽”，交通堵塞，地理位置偏僻。愚：自称谦词。

④弃：此指丢下。孝惠帝：刘盈。高后：吕雉，惠帝之母，刘邦之妻。临事：掌握朝政。

⑤悖乱：混乱。悖同“悖”。

⑥诸吕：吕后死后，吕家其他亲戚子弟谋反夺政。

⑦他姓子：指少帝。当时吕后命张皇后领他人之子喂养，

而杀其母，使之做太子。等到惠帝死，即使之即位。张皇后，惠帝的皇后。 嗣：后代，子嗣。

⑧功臣：指周勃等人。 诛之已毕：平定诸吕之乱。

⑨王侯吏不释：诸吕叛乱平息后，周勃等人迎代王子代，代王三让而登天子位。

⑩遣：派。 隆虑侯：吕后派去杀赵佗，后归顺赵佗。

⑪昆：兄。 罢：罢免。 长沙：地名。

⑫博阳侯：将军名。 真定：地名，赵佗老家。

⑬存问：慰问。 塚：高大的坟墓。

⑭发兵于边：攻打边境，此指高后五年事。

⑮寡：老而无夫的人。此指“使……而寡”。 孤、独均在此用作使动动词。

⑯犬牙相入：指强弱相间，此暗指欲与南粤交战。

⑰介：划出界限。

⑱服领：指大庾岭。长沙南面的界限。

⑲亡：同“无”。 一乘之使：此指统一的局面。

⑳终今：结束过去，从今开始。

㉑贾：陆贾，文帝时太中大夫。

㉒褚：丝棉，分上、中、下三等。

㉓邻国：指汉。

报文帝改帝号书 赵佗

此篇文紧接前文。汉文帝赐南粤王赵佗书后，赵佗恐慌，忙修下此书表示愿称汉臣奉纳岁贡，去帝制，削帝号。故书开首以“蛮彝大长、老夫臣佗昧死再拜，上书皇帝陛下”，为自己称帝极力开脱辩解。

蛮彝大长、老夫臣佗昧死再拜^①，上书皇帝陛下：此十八字与文帝书“皇帝谨问”十二字声口相应。老夫自谦。故粤吏也^②。此二句与前文帝书“朕高皇帝，侧室之子”声口相应。高皇帝幸赐臣佗玺，颂高皇帝。以为南粤王，实叙中带文饰。使为外臣，时内贡职^③。此四句是实事，是妙文。读者须辨。当日南粤称王，非自高帝赐玺，如今以归之高帝，便自文饰其始王之非。此是自为出脱处，却叙得不着迹。故妙。孝惠皇帝即位，义不忍绝，颂孝惠皇帝有分寸，俱反照高后。所以赐老夫者甚厚。此句苍劲。此一段叙所以事汉之由。高后自临用事，近细士^④，

信谗臣，此三句极有次第。“信谗臣”三字伏下“长沙”。别异蛮彝^⑤，“别异”二字与上“使为”及“不忍绝”相反。出令曰：毋予蛮彝外粤金铁、田器、马牛羊，增“田器”二字，妙，金铁固可为战具，亦即可为田器也。今特另提明田器者，以有妨耕农甚，高后之虐也。即予，予牡毋予牝^⑥。”两“毋予”与上两“赐”字相反。老夫处僻，马牛羊齿已长，又单顶“毋予牝”生发出大议论来。自以祭祀不脩^⑦，有死罪。此四句又从马牛羊想出祭祀来，以开罪鬼神甚，高后之虐也。使内史藩、中尉高、御史平，凡三辈^⑧，上书谢过，皆不反^⑨。“使内史”数句自是实叙。又风闻老夫父母坟墓已坏削，“风闻”二字，无中生有。兄弟宗族已诛论。“坏削”“诛论”皆莫须有。故曰“风闻”。此一段叙所以不得事汉之由。自“别异”至此，叙汉之虐南粤，一层深一层。此段句句罪汉，与文帝书“闻王发兵”段相应。吏相与议曰：与文帝书“与吏”声口相应。“今内不得振于汉，外无以自高异。故更号为帝^⑩。”见更号为帝出于不得已意。自帝其国^⑪，非敢有害于天下也。急忙中表白心迹，见称帝亦无罪于汉意。此一段叙所以称帝之故。高皇后闻之大怒，削去南粤之籍，使使不通^⑫。老夫窃疑长沙王谗臣，“谗”字应前“信谗臣”。故敢发兵以伐其边^⑬。“高皇后闻之”至此，妙。南粤之反在先，此只叙在称帝后，亦文饰以为自出脱也。此“故敢”紧应上“非敢”。此一段申明上“非有害于天下”，且答来书“为寇灾不止”。且南方卑湿蛮彝中，西有西瓯，其众半羸，南面称王^⑭；东有闽粤^⑮，其众